



《错爱》《恐龙的下午》《私人房间》(“新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乌拉圭]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著,陈方骐、黄韵頔、余晓慧译,作家出版社,2024年11月

“故事”(cuento)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contar”,意即讲述。讲述是左脑——掌管语言的半边大脑——最古老的能力之一。我们可以想象,自从男人和女人使用发声的语言,他们就开始讲述。他们讲述野牛行经隘道,讲述季节的更替、昼夜的流逝、英雄的壮举、部落与家庭的历史,讲述过去与未来、可食用的和有毒的植物,讲述他们的旅行与爱情、梦想与恐惧。一切皆可讲述,文学中最精妙最睿智的讲述者之一契诃夫大师曾经说过,他每天都能随便挑一件东西,写出一个不同的故事。

一切都能够讲述,只要我们找到讲述它的方式。和动物不同,很早以前,我们人类就学会了讲

述。因此有了那句俗语“为了讲述它而活下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用了它的另一个版本:《活着为了讲述》。

正如电视和互联网(它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出现之前的每个小女孩一样,我热爱故事,对某些角色——特别是动物——感同身受,我一边听故事、读故事,一边伤心、哭泣、学会生活。儿童故事一点也不纯真。它们和我们这些成年人写成的故事一样残忍可怕:里面有嫉妒、孤独、痛苦、欲望、渴求,虽然,和生活不同的是,儿童故事总是圆满收场,因为邪恶会被战胜。

我们可以说,一开始——如果有一个开始的话——存在的是故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天体

演化学都始于一个神话故事,它奠定传统、过去、世代、性别关系与文化。

我是个早熟的作家。我梦想成为一名全能作家,遍历所有的体裁。1963年,我在蒙得维的亚的阿尔法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故事集《活着》,就此起步。直至今日,这件事在我看来仍很神秘,仿佛命运结出的果实:一个不到20岁,叛逆、越界、浪漫而又贫穷的小姑娘,是怎么年纪轻轻就在乌拉圭首都最重要的出版社成功出版一本故事集的?

此后,我一生都在创作故事。我出版了16部作品,都让我非常满意。作为读者和作家,我热爱故事这个体裁,我总是会回到它这里来,一生都会忠于它。我喜欢短篇故事的语法、结构和简短(我也写过一些长篇故事),喜欢必须舍弃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部分。我笔下的大部分角色,像卡夫卡的角色一样,都没有名字,因为他们不需要有名字:故事必须绝对精练,一如诗歌。

讲述是为了些什么。一个好的口头叙述者(我的话很多,这点广为人知:有时候,我在聚会里讲了又没写的故事会回到我这里来,变成别人的轶事)会无意中践行伟大的故事革新者埃德加·爱伦·坡的建议:一个好的故事要实现效果的统一,达到严格的精练。与诗歌一样,现代故事不接受离题,它是一种钟表装置,其中每个词语都

不可或缺。不能少,也不能多。

有时我会突然意识到,我把我的噩梦变成了故事。这是最复杂、最艰难,却也最让人满足的文学体验之一。它是一种驱魔的形式:噩梦中有一系列的象征,还有一种伦理,要做的就是揭示它们。德国浪漫派作家已经发现,梦是一种写作,是无意识的写作。有时候,一个故事追在我身后,但我不会动笔去写它,直到我想出第一句话。我并不熟悉许多男女作家谈论的那种纸张空白的烦恼。我坐下写作的时候,已经知道第一句话要写什么,如果不知道,我就去做别的事情。因为故事的第一句话决定了一切:如果它能引诱读者,如果它能抓住读者,将他完完全全地放进虚构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没有时间的空间、没有名字的空间),读者就会继续阅读。否则,读者就会撤下故事。

要实现埃德加·爱伦·坡所说的效果统一,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同样重要。有时候,它是决定性的一击,完美的KO。不过,有的时候,由于情感使然,会更想创造一个模糊的、开放的、充满不确定的结局。

感谢作家出版社让我有机会在中文世界出版我的三本故事集:1976年巴塞罗那行星出版社出版的《恐龙的下午》,还有更新近的两本——西班牙帕伦西亚四十五分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

《私人房间》和2015年出版的《错爱》。也感谢译者黄韵頔、余晓慧、陈方骐的出色工作。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说过,一切偶然的邂逅都是预先的约定。表面上,我是在生活、观察、梦想和聆听中找到了那些故事,但像博尔赫斯一样,我相信,在写下它们的时候,我是履行了一个预先的约定。像博尔赫斯一样,我想,它们已在某处被写好了,我的任务只是解读它们,为它们掸去灰尘与杂草,让它的教训浮现,如一则寓言。写作总是为了些什么。福音书中,耶稣说过的最美也最可怕的话之一,是:“我说话,是为了叫那些愿意明白的人明白。”我赞同这句话。我写作,是为了叫那些愿意明白的人明白。

先感受,再懂得。这就是我写故事的原则,为了让读者在镜中享受、痛苦、微笑、认出自己、学会理解不同。

一篇故事就是时间中一道小小的切口,可以借由它深入一种感觉、一个想法、一场梦。它舍弃旁枝末节,解剖刀般刺入情绪与感觉深处。

我唯一遗憾的是无法再次书写这些故事,因为我已写下了它们。

但我能肯定,我会继续写故事,因为我对生活着迷,而生活在故事中震颤。

(译者:黄韵頔)

《绿蛾》(书摘)

□李振平

06:11
6张不同男人的彩色正面照片显现在电脑屏幕上。

他们的年龄、职业、气质与相貌悬殊,从照片上看,个个都像遵纪守法的好市民,谁的脑门上都没写着凶手两个字。小袁看看手表,不断跳动的表针指向6点11分。她4点37分进入案发现场,不到两个小时,案件侦破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这6个男人中挖出疑犯,不是难事,只是时间问题。

她自信地一笑。

晨光照在她的脸上,旁边的小刘看着她:“哇,袁姐,你笑得好好呀,难怪……”小刘不往下说了。

小袁饿了,自到现场,没顾上喝一口水。

翻遍警车,她只找到半袋干硬的面包,已有三四天了,不知是哪位刑警蹲守任务时在车内吃剩下的。她又找到一瓶水,拧开瓶盖,一仰脖,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大半瓶。“你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小刘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水。

“痛快!”小袁用手背抹抹嘴,她打开塑料袋封口,取出一片面包,闻了闻,没味儿,没长毛。

小刘看得直皱眉头。

小袁刚要张嘴咬下去。

有人敲警车的车窗。
小袁摇下车窗,车外站着一位面相清冷,薄嘴唇,60多岁的老女人。对方冲小袁招手,示意让她下车。小袁认出,她是102室的林芝医生。小袁跳出警车,不知该称呼阿姨还是奶奶,一股消毒味儿扑面而来。林芝医生像是习惯了发号施令,说了一个字:“来。”

小袁想,林芝医生一定有重要情况向警方报告,不愿让别人看见、听见。她跟在后面,进了六号楼的楼门。

过了9分钟,小袁回到警车上。

小刘问:“那个老太太找你干吗?”

“洗手。”小袁唇角上扬,回想:

102室卫生间,林芝医生用对幼儿园小朋友说话的口气说:“从小爸爸妈妈,老师没告诉过你,用手拿东西吃之前要先洗手吗?”她拿起洗手液,打开水龙头。

身穿警服的小袁乖乖地把手伸进哗哗的流水中。

卫生间里,消毒水味儿更加浓烈,墙壁与地面铺着清一色的白瓷砖,吊顶也是白色的,银边吸顶灯投下柔和偏冷的白色光线,毛巾,刷牙用具,就连梳子也是纯白的,这里找不到别的色彩。

小袁应付地洗了两下手,笑说:“林奶奶,洗好啦。”

林芝医生目光里全是批评:“不行,你刚接触过尸体,人死亡后腐败开始,最容易孳生各种病毒细菌。我教你怎么洗手。”

洗手还用教?林芝医生先检查小袁的手有没有留长指甲,她满意地点点头,说:“必须倒上足量的洗手液,你倒得太少。第一步,先洗掌心,掌心相对,五指并拢,双手相互揉搓。好孩子,做得真好。第二步,洗手背,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双手交换进行;第三步,洗指缝;第四步,洗指背;第五步,洗指尖;第六步,洗大拇指;第七步,洗手腕;每一步15秒钟……”林芝医生耐心引导,不失时机地夸奖一句,小袁不知不觉中按求一步步洗下去。

林芝医生严格监督,不达要求重洗,小袁心喊:我的妈呀!

当小袁双手被清水反复冲洗后,经林芝医生检查,说:“你第一次按七步洗手法洗手,能洗成这样……勉强及格了。”

小袁等待。

林芝医生淡淡地问:“你是派出所的民警?”

小袁回道:“我是市刑警队的。”

林芝医生眼睛深处有个光点一闪。简短一问一答,小袁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图,林芝医生不露痕迹地得到答案,翩然之死不是普通的意外事件,而是他杀,否则不会由市刑警队处理。林芝医生说:“去吃你的面包吧。”

从大客厅外经过时,小袁朝里面偷瞄了一眼,全部装修、家具都是白色的,白墙上挂着一幅黑色的铁画,用铁片、铁丝锻打焊接而成的怪石、春兰。

黑白分明。

警车上,小袁面对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6张男人照片,思索。

小袁雷厉风行,安排刑警老孟外围调查,重点查202室的酒吧老板贾彪;她和小刘到楼内6位男性业主家中上门询问,通过正面接触,收集证据,发现线索,找出那个藏身于人群里的杀人疑犯。

刑警老孟领命而去。

楼门在身后关上。

从一层到五层家家防盗门紧闭,静寂无声,温度比楼外低了几度,两位女刑警感受到萦绕在楼内没有散去的死亡气息。

06:22

电视柜上,一张夫妻彩色合照浴满晨光。大客厅宽敞,明亮。落地窗自上垂下一层浅色纱帘,被窗口溜进的风轻轻吹动。小袁坐在单人沙发上,小刘挪把高背椅子,坐在她旁边,膝上摊开空白的询问笔录。斜对面的大沙发上,文彦与兰蕊相依而坐,两人的手指相扣。在中国人群里,文彦属于那种面部线条鲜明、眼睛蕴含神采的少数,他温文尔雅,身高近一米八,体态匀称,只是小肚子微微鼓起;他两腮泛青,因为警察大清早突然到访,来不及刮胡子,但乌黑的头发一丝不乱;他的笑容温和,很容易拉近与人的距离。妻子兰蕊靠在他的身后,半低着头,这是个娇小、娴静的女人,乍一看相貌并不出众,但挺有女人味儿。夫妻二人穿着同色同款轻睡睡衣与拖鞋。

兰蕊右脸颊上有一大块红斑,眼眶发黑,昨夜可能没休息好,恹恹的样子。

这间大客厅布置得十分温馨,布艺沙发,木质茶几与电视柜,原木地板上铺着一大块纯毛地毯,双层窗帘,枝形吊灯,全部选用浅驼的暖色调,显得和谐、淡雅,使人感到舒适、安静。

窗明几净,光可鉴人。

室内装修、陈设反映主人的人品与性格,这对夫妻一看就是不事张扬、洁身自好的人。

小刘摊开询问笔录专用纸,她学着小袁的样子,也在扫视文彦夫妻与室内一切,没看出什么名堂,只觉得这个家令人心静。昨夜,文彦两次步行上楼与耶然遇害的时间高度重合,因此,文彦被列为第一个询问对象。楼下停着警车,嘈杂声传上来,又有警察登门,夫妻俩没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因双休日清晨6点半被人打断睡梦而抱怨。文彦神色平和,依礼接待两位女警官。

他客气地说:“请用茶。”

小袁鼻子特灵,她闻到一种形容不出的香气,似有若无。



《绿蛾》,李振平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9月

茶几上,放着两杯不知名的茶,新沏的,精致的白茶盏里,淡粉色的茶汤上漂浮着几只红色花苞,一股甜香沁人心脾。这种香气有异,既不像龙井,又不像滇红,更不像乌龙、普洱,与寻常茶香不同。看出小袁眼中的疑问,文彦说:“这是桃花茶。”

小袁第一次听说,还有用桃花的花骨朵泡茶,她喝了一口,不算难喝,她平日只喝白茶。

文彦说:“我妻子每天只喝桃花茶,它的功效……”

小袁没时间听茶经,直接问:“文先生,你昨夜几点下班?”

文彦端坐回答:“10点40。”

“你每天都这么晚下班?”

“正常情况加班不超过一个小时。昨天,董事长临时召开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董事会的重要人事任免决议,任命新的总经理。前任总经理身患重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不能继续履行职务。”

“新任总经理是谁?如果不是商业机密。”

“……是我。”

从文彦的表情中,小袁已猜到了,她客套了一句:“恭喜。”

文彦说:“会后,董事长单独留下我,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勉励我像前任一样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为公司死而后已。”

“你几点到的家?”

“回家路上,我开着车载音响,电台11点整点报时后,过10分钟进的小区,大约11点20进的家门。”

文彦所述与监控视频一致。

小袁问:“你上楼时为什么没乘电梯?”

文彦奇怪于眼前这位女刑警怎么会知道的,他脸上没有表示,不疾不徐地回答:“整天坐办公室,长时间不运动,我的腰围变粗了。例行体检时,医生建议我多锻炼,我哪有时间,工作忙得要死。医生说爬楼是最好的运动方式,不占用时间,不需要花钱,我现在去公司,回家,都不坐电梯,坚持爬楼。”

“你昨夜上楼后,又下楼一次?”

“是的。”

“做什么?”

“我拦住一名夜班巡逻的保安,问问小区里今天是否新开了什么花。”

“这很重要吗?”小袁问。看监控视频时,她就想知道文彦向保安的询问内容,文彦当时显得很着急。

“重要,对兰蕊很重要。”文彦认真地说。

小区里新开了什么花与兰蕊有重要关系?看向兰蕊脸上的红斑,小袁想到一个原因。对于好的刑警,各种知识都是有用的。她看着对方:“请把两次上楼经过详细说一下。”

永远为生活着迷

□[乌拉圭]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

不可或缺。不能少,也不能多。

有时我会突然意识到,我把我的噩梦变成了故事。这是最复杂、最艰难,却也最让人满足的文学体验之一。它是一种驱魔的形式:噩梦中有一系列的象征,还有一种伦理,要做的就是揭示它们。德国浪漫派作家已经发现,梦是一种写作,是无意识的写作。有时候,一个故事追在我身后,但我不会动笔去写它,直到我想出第一句话。我并不熟悉许多男女作家谈论的那种纸张空白的烦恼。我坐下写作的时候,已经知道第一句话要写什么,如果不知道,我就去做别的事情。因为故事的第一句话决定了一切:如果它能引诱读者,如果它能抓住读者,将他完完全全地放进虚构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没有时间的空间、没有名字的空间),读者就会继续阅读。否则,读者就会撤下故事。

要实现埃德加·爱伦·坡所说的效果统一,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同样重要。有时候,它是决定性的一击,完美的KO。不过,有的时候,由于情感使然,会更想创造一个模糊的、开放的、充满不确定的结局。

感谢作家出版社让我有机会在中文世界出版我的三本故事集:1976年巴塞罗那行星出版社出版的《恐龙的下午》,还有更新近的两本——西班牙帕伦西亚四十五分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

从骆小丹口中得知王民回到巨石镇上的消息后,这段时间本来就压抑苦闷的钱永旺,觉得生活又给自己添了一块心病。说实在话,他是打骨子里喜欢王民和骆小丹这对夫妻的。若非如此,他当初也就不会热心地游说他们,给他们在巨石镇找房子,并事无巨细地帮助他们在这里安家。他之所以害怕去见王民,一是最近他和魏芸的婚姻岌岌可危,而人家夫妻牢固和谐的恩爱关系会让自己更加触景生情。二来王民是朋友圈里段位最高的酒鬼,每次和他吃饭,都会把自己喝得五迷三道,几天都缓不过劲来。但骆小丹已经亲口告诉他王民回来了,自己总不可能假装不知吧?纠结三天之后,他终于硬着头皮给王民打了电话:“民哥,对不住啊,我早就听嫂子说你回镇上了。手边有点事耽误了几天,晚上我给你接风,你说想吃点什么?”

王民说:“接什么风啊,咱们聚聚就是了。听说你弟妹回老家了,那你晚上来我家吧,多一双筷子的事。”钱永旺说:“那可不行。你既然没主意,就听我安排吧。”

钱永旺思来想去,觉得去镇上哪家饭馆都有些单调。再加上他怕自己喝多酒后连累王民两口子,最后干脆决定在自己家里招待他们。他从镇上的汪记羊肉铺、蜀缘酒家、云味楼分别订了两道招牌菜,又从老汤宽面订了菜盒子和杂粮粥,让各店家晚上6点准时送到他的门店。一切准备就绪后,已经是下午4点。他打电话通知王民两口子,让他们现在就过来聊天。不一会儿,院子里的6条狗齐声叫了起来。钱永旺打开院门,看见王民、骆小丹和尼采正在穿过那片小树林,朝自家的院子里走来。大概是听见了满院响起的一片犬吠声,尼采停了下来,任骆小丹再如何用力牵动狗绳,就是一步也不肯挪动。王民见状吓唬道:“上不了台面的畜生!再不走,回去杀了吃肉!”尼采用既无辜而又有几分漠然的眼神看了一下王民,只得扭扭捏捏地迈开了步子。骆小丹笑道:“尼采心实说,实在倒霉做了你家的狗,真是生无可恋。”

钱永旺将夫妻二人迎进院门。哥俩好久不见,自然亲切异常。6条狗和尼采本来也都熟识,加上近期被主人圈在院中,很久没有出门,所以尼采的到来让它们如同囚徒见到了探监的故友,激动不已地将尼采围在中间,又是抵头又是咬嘴地表示着亲热。但行为古怪的尼采似乎很反感这些庸俗的问候,率先一步进了客厅。6条狗子看看主人钱永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只好悻悻地散开了。

宾主在客厅坐定,钱永旺问:“民哥,饭菜6点到,现在还不到5点。是先喝点茶,还是直接搞啤酒?”王民说:“搞什么都行。但今天咱们先约法三章,不喝急酒,慢慢细品,最多微醺。”钱永旺诧异地问:“怎么了?这不是民哥你的风格啊。”骆小丹在一旁说:“刚回来那天,默默上了门蹭饭,说他近期不宜喝酒,他还真把鸡毛当令箭了。”王民说:“令箭就是令箭,只是你光看见了鸡毛而已。”

钱永旺说:“那听民哥的,咱们先茶后酒。”于是沏了一壶信阳毛尖,三人一边喝,一边东拉西扯地说着闲话。

王民想起前几日老婆的话,随意问钱永旺道:“你嫂子说你这几天情绪不好,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说出来,哥也许能给你分担一点。”

“天下太平,能有什么事?我就是周期性情绪低落而已。”钱永旺龇牙笑了笑。

王民忍不住笑了起来,“其实这都是男女关系闹的。我的猎人朋友老枪一生未婚,整天斗志昂扬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周期性情绪低落。”

“天下就没有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人,除非他是个傻子。”骆小丹撇撇嘴说了一句,又转向钱永旺,关切地问:“你是不是和魏芸闹别扭了?”

骆小丹的话触到了钱永旺内心的痛点,他不由得眉头紧蹙,无法掩饰的烦躁在脸上尽显无遗。

“看看,我就知道两口子闹别扭了。为啥事啊?说说心里就敞亮了。”骆小丹说。



□亦夫

《巨石镇》(书摘)

“唉!”钱永旺叹了口气,“今天给民哥接风,本来不想聊这些烦人的事”。

王民赶紧说:“咱们兄弟,接风又不是江湖套路。快说说,究竟为什么?”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无非就是生活中的鸡毛蒜皮。”钱永旺看了看一直卧在一旁貌似沉思的尼采,又说:“我在这个家里排行老八,魏芸老大,6只狗分别是老二到老七。你说这能不吵架吗?”

……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吕淑贞总是觉得憋闷。她不时需要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去,这样才能让胸闷的症状有所缓解。小儿子骆小毛见状说:“妈,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吧,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有病别耽误了。”吕淑贞回答道:“春季刚做过体检,各项指标都没问题。人退休了,只是闲得难受。”小毛接着说:“家里地方小,确实憋屈。要不您去我姐那里住些日子吧?她一直喊您过去。”吕淑贞还没说话,在一旁的丈夫骆保堂却接茬道:“对,赶紧去享享清福,省得整天瞅着我让你添堵。”吕淑贞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却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只是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和骆保堂结婚40多年了,按世间对婚姻长久度的划分,两人珍珠婚都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珍珠?每每想起这个词,吕淑贞就忍不住会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内心的感受可谓五味杂陈。

退休前,吕淑贞是一家工厂的会计。一辈子都在和各种数据、报表打交道,她觉得自己快被这种枯燥的工作驯化成了一个机器人。好不容易等到退休了,吕淑贞却发现非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解脱和轻松,反而活得更沉闷和压抑。她曾经试图再找家单位去做临时会计,但眼下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找份工作都不容易,何况她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儿子小毛对她的尝试大感不解,他说:“妈,您退休金比我爸都高,放着悠闲清静日子不过,干吗非得给自己找罪受呢?”吕淑贞说:“忙惯了,一闲下来其实更难受。”小毛说:“养养花,种种草,跳跳广场舞,这不都是乐子嘛。实在闲得慌的话,我给你买个宠物养着玩。”吕淑贞苦笑了一下说:“听上去都不错,但不一样是你妈想干的事”。

其实吕淑贞心里明白,自己对生活的不适应并非闲得无聊,而是与丈夫骆保堂的朝夕相处。多少年来,由于住在远郊,除了周末,两人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真正需要面对的时间非常有限。前几年两人前后脚退休后,生活的模式彻底变了:在一个住着他们老两口和小儿子一家三口的狭小的三居室里,她和骆保堂像被关在笼子里的两只野兽,不管从空间上还是心理上,彼此都彻底丧失了自己的领地。原本相安无事的,开始变得越来越陌生和对立。或许这只是吕淑贞自己的感觉,就像骆保堂挂在嘴上的那句话一样:“我还是离你远点吧,免得你瞅着我心里添堵。”话虽这么说,但骆保堂所谓的远离,也只能是出门散步、会友,或从客厅躲进自己的卧室。这些分离都是极为短暂的,不一会儿工夫,两人不可避免地又会故地重逢。